

鷓鴣非杜鵑

金甲*

鷓鴣，鳥名，也作鷓鴣、鷓鴣、鷓鴣、鷓鴣，始見於屈原《離騷》「恐鷓鴣之先鳴兮。佼夫百草為之不芳」。最近重讀《離騷》，發現歷代注家對鷓鴣的解釋不盡相同，而且由來已久，從東漢就有分歧：

一、鷓鴣即杜鵑

王逸《楚辭章句》：「鷓鴣，一名買鷓，常以春分鳴也。」（買鷓即杜鵑）

《文選·思玄賦》：「恃已知而華予兮。鷓鴣鳴而不芳。」唐李善注：「《臨海異物志》曰：『鷓鴣一名杜鵑。』」

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：「恐鷓鴣之將鳴兮，願先百草而不芳」唐顏師古注：「鷓鴣，一名買鷓，一名子規，一名杜鵑。」

《本草綱目·杜鵑》釋名，鷓鴣。

《漢語大詞典》、《漢語大字典》、新版《辭海》、修訂本《辭源》、《中華大字典》、台灣《中文大辭典》、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、《新華詞典》，都持杜鵑說。現行各種《楚辭》注釋本，也幾乎是一邊倒，絕大多數沿襲王逸注。

二、鷓鴣即伯勞

《文選·思玄賦》「恃已知而華予兮，鷓鴣鳴而不芳。」唐李善注：「服虔曰：『鷓鴣，一名鷓，伯勞。』」

南宋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：「《禽經》云：『鷓周，子規也。』江介曰：『子規，蜀右曰杜宇，又曰鷓鴣，鳴而草衰。』注：『鷓鴣，《爾雅》謂之鷓，《左傳》謂之伯趙。』然則子規、鷓鴣二物也。」¹

* 作者金甲，上海電視大學南匯分校退休教師。

1 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1版），頁429。

當代有郭沫若、² 陸侃如³ 等少數專家學者持「伯勞說」。

三、鷦鷯即伯勞、子規

《辭源》鷦字釋義：「鷦：鳥名。《說文》作『鷦』。即鷦鷯。又名伯勞、子規、杜鵑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『七月鳴鷦。』」⁴

為了便於下文集中說明問題，現在先就第三種觀點即鷦鷯即伯勞、子規說加以探討。這種觀點僅見於《辭源》鷦字釋文。這是一條會給檢閱者帶來麻煩的釋文，其錯誤主要在於把伯勞和杜鵑當做一種鳥。事實是伯勞和杜鵑是人所共知的兩種鳥，古今辭書也沒有一本說伯勞就是杜鵑的。那末《辭源》鷦字釋義為甚麼會把伯勞和杜鵑當做一種鳥的呢？這可能是一時疏忽，誤解了《文選·思玄賦》李善注所致。李善注上文已分別有所引述，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，不憚重複，現仍引述如下：「《臨海異物志》曰：『鷦鷯，一名杜鵑，至三月鳴，晝夜不止，夏末乃止。』服虔曰：『鷦鷯一名鷦，伯勞。』」注文是兩說並存，而《辭源》鷦字條目的撰寫者却錯誤地理解為鷦鷯又名伯勞、子規、杜鵑。既然伯勞、杜鵑是兩種鳥，那末鷦鷯即伯勞、杜鵑說的不能成立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那末鷦鷯到底是杜鵑呢，還是伯勞？我國最早的字典《爾雅》和集兩漢字學之大成的《說文》都收有「鷦」和「鷦」。《爾雅》「鷦周」郭璞注：「子鷦鳥，出蜀中。」又「鷦，伯勞也。」《說文》的釋義和《爾雅》基本相同。但《爾雅》和《說文》都沒有收「鷦鷯」，因此無從判斷鷦鷯到底是杜鵑還是伯勞。這樣，在文獻不足的情況下，要研究鷦鷯到底是杜鵑還是伯勞，就只能根據《離騷》了。經過初步分析，筆者認為：《離騷》中的鷦鷯應該是伯勞而非杜鵑：

一、從鳥鳴時間看。杜鵑鳴叫的時間主要在暮春和夏日。《本草綱目》：杜鵑「春暮即鳴，至夏尤甚，晝夜不息。」唐宋詩詞中寫鷦鷯鳴時間都在暮春、夏日（例略）。而伯勞則在秋天鳴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「七月鳴鷦。」《文選》阮籍《咏懷》詩：「鳴雁飛南征，鷦鷯發哀音。」唐釋皎然《晝上人集》七《願渚行寄裴方舟》詩：「鷦鷯鳴時芳草死，山家漸欲收茶子。」從《離騷》「恐鷦鷯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為之不芳」的詩句看，鷦鷯鳴的時間是在「百草不芳」的秋天，由此可知鷦鷯是伯勞而非春夏鳴的杜鵑。

二、以《離騷》的思想感情內容看。《離騷》的具體寫作時間，目前學術界的看法並不一致，但一般認為《離騷》的完成應在屈原被放逐之後，其時詩人已將進入晚年。「汨余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」，「日月忽其不奄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」，「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

2 郭沫若：《屈原賦今譯》，載《沫若文集》第2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1版），頁392。

3 陸侃如、高亨、黃孝紓：《楚辭選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，1956年，第1版），頁42。

4 《辭源》修訂組、商務印書館編輯部：《辭源》（修訂本）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，修訂第1版），頁3536。

修名之不立」，《離騷》中的這些詩句，是有力的佐證。「及年歲之未晏兮，時亦猶其未央。恐鶉鴉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為之不芳」，這四句詩則集中體現了屈原的感情世界：對國事的殷憂，對自己即將步入老境的焦慮，要趁年華還沒有遲暮而有所作為的強烈願望。四句詩前兩句是直抒胸臆，要趁年華還沒有遲暮而有所作為；後兩句是景語，景中有情：秋天一到，百草就不香了，老年一到，就無所作為了。詩裏所說的鶉鴉應該是秋天鳴的伯勞。這樣理解，和《離騷》的思想感情內容是完全一致的。

三、從聯想的表現方法看。「恐鶉鴉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為之不芳」，這兩句詩運用了聯想的表現方法。伯勞一叫，草木搖落，緊接着是殘年短景，一片衰頹。人們，特別是失意的而且是即將進入老境的人，很容易因眼前的這種景象聯想到人生的遲暮以至盡頭，因為二者是多麼相似啊！而杜鵑在暮春及初夏最善鳴，儘管杜鵑晝夜不息的淒苦的啼聲，有關杜鵑的哀怨的傳說，花落春殘的景象，會引起人們的傷感，或使人產生種種聯想，但是歷代多愁善感的詩人，很少因之而聯想到人生的遲暮和盡頭的，因為春盡之後是萬木爭榮生機蓬勃的夏日，這樣的自然景象和人生遲暮、人生盡頭是很少相通之處的。因此，從聯想的表現方法看，鶉鴉也應該是伯勞而非杜鵑。

以上芻言，未必恰當，所以發表，期拋磚引玉而已。